

頁一九三最後一行，拓拔作 T'oba，但在別處（如頁二五第一四行）則作 Toba；我想應統一作 Toba。

頁一九四第一五行，大別山作 Ta Pieh，而在隔頁的註一則作 Ta-pieh；我想兩個譯名應統一才好。其他像這樣的例子很多（如頁三三九的註一七八裏，同一註中，「緣情」作 yüan ch'ing，又作 yüan-ch'ing）。

太原或作 Taiyuan（頁二四三第二五行），或作 Taiyüan（引得），應該統一才對。頁二四九的註三三，誤植到頁二五〇去。

引得裏，假 (chia) 應該是 seeming substantiality 而非 substantiality；那波利真應是那波利貞。

小疵不掩大瑜，我希望研究唐史及中國史的學者都注意這本重要的書。

李弘祺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By John Hick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181 pp. 25s.)

牛津大學經濟學大師希克思教授前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五年前他寫了這本書——《經濟史的一個理論》，把他對於人類經濟發展的觀察和見解作了一個概括性的論述。他寫本書主要有兩個目的：首先，他要把人類社會的經濟進展狀況區分為若干階段，就如同馬克思 (Karl Marx) 和德國歷史學派的做法一樣。但是，他認為他所區分的發展階段，並不如他們所描述的那樣必然往前演進的。其次，他要解釋人類社會的經濟狀況為什麼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階段。他強調他的理論只注重一般的現象、正常的發展，及基本的趨向，因此若干例外的存在應視為當然的事。

希克思的基本見解是，人類經濟的演進過程主要是市場經濟 (the market economy) 的興起、擴張、與深入。基於這一認識，他把人類經濟史首先截分為兩大階段：非市場經濟 (the non-market economy) 和市場經濟。後者又稱為商業經濟 (the mercantile economy)。然後依照市場經濟的擴充與深入而把後一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他認為希臘城市國家 (city states) 的興起為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的分界線。希臘、羅馬時代可稱為商業經濟的初期 (the first phase)，自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前夕為中期 (the middle phase)，自工業革命後則為現期 (the modern phase)。至於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形成，他認為是市場經濟的退化。歷史發展的過程未必全是有進無退的。

原始的非市場經濟有兩個極端的類型：習慣經濟 (the customary economy) 與統裁經濟 (the command economy)。前一類型可見於新石器時代或中世紀早期的鄉村，以及最近世界若干地區尚殘存的落後部族。這種經濟並非由統治者所組織起來，而是基於傳統的習慣。每個人（包括首領在內）在組織中的地位、權利、與職責都由傳統所規定。所謂傳統，當然是慢慢演進而成，而且可能經過長時期持續不變。但是，遠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原始的習慣經濟難免會遭遇到若干緊急事件的擾亂（例如天災與戰爭）而感難於應付，從而有重大改組與積極領導的必要。這樣一來，習慣經濟便可能直接轉變為統裁經濟。在統裁經濟之下，所有成員的活動和任務都由軍事獨裁者所決定，一個社會猶如一支軍隊。

習慣經濟和統裁經濟僅僅是市場經濟興起前兩個極端類型。事實上其時社會經濟組織多介於二者之間。除非在緊急狀態之下，完完全全的統裁經濟是行不通的。當緊急狀態消失之後，原來的習慣又會漸漸恢復。而且，為維持其統治秩序，軍事獨裁者遲早得把他的武力改組為文治政府。從這個觀點來看，希克思認為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實為軍隊轉化為文治政府過程中的低度成功 (a low degree of success in the transmutation of an army into a civil government)。高級將領被任命為省長，中下層軍官成為縣或地方官員。雖然他們對於中央或上級官長仍有幾分忠順，實際中央對他們的統制力量愈來愈微弱。中央權力所及，不過是一些習慣性的權利而已。所以，封建制度是統裁成分少、習慣成分多的一種混合性非市場經濟。

自然，一個堅強果敢的君主決不願讓這種削弱他政治經濟勢力的制度——封建制度——持續下去。唯一對付的辦法就是創立一個文官制度來代替，把全國大小官員的任用、升遷、和監督之權操諸中央，於是形成另一種混合性非市場經濟，即官僚制度。它和封建制度不同之處，在於中央統裁的成分多，傳統習慣的成分少。他認為歷史上最早官僚制雛型是埃及的第六朝代（約公元前二千三百年），而我國的傳統文官制度則為最成功的例子。

在非市場經濟的階段中，無論是習慣經濟、統裁經濟，或者混合體制，人們已從事農業經營，他們已有或繁或簡的政府組織，他們也有手工業生產；所缺乏的是商業。換言之，社會成員包括農人、士兵、官員、工匠等，卻沒有專業商人。專業商人的出現就是市場經濟或商業經濟的開始。依照希克思的觀察，商業經濟的形成有二種可能的途徑。一為鄉村的偶然交易發展為經常貿易。例如，某些宗教節日往往提供一個交易的機會，漸漸地這種節日便成為鄉村市集。參加市集交易的人當初仍為鄉間農人，後來由於

交易物品與數量的增加，市集日期頻繁，專業商人——買進貨物以期轉售獲利的人——於是出現。

另一條更重要的導向商業經濟的途徑是基於政府的需要而產生的。自古國與國之間有朝貢與賞賜禮物的活動。有些貢物或禮品可能是一國君主很需要的。為求獲得不斷和更多的供給，最好的辦法就是派遣使臣，以貢舶為名，行貿易之實。這種使臣實際上已充當商人的角色，為皇室或政府採購貨物，這可說是國際貿易的開始。同樣地，國王也可遣人到國內各地採辦，將征收所得的實物租稅換取政府所需的各項供應品。因此，政府的需要也促成國內貿易的興起。如果原來已有市場存在，由於政府需要的刺激，商業將愈加發展。

希臘城市國家是商業經濟的初期。希臘時期商業之所以興起，我們可以把希克思的解釋歸納為下列主要三點：第一，城市國家領域內資源極有限，其經濟的維持與繁榮必須依賴對外貿易。第二，鑒於貿易的重要性，各城市國家多能對商人財產及契約的安全予以法律的保障。沒有這種保障，商業經濟是無法發展的。第三，地中海地理環境優越，島嶼港灣很多，宜於航行，所以自古成為沿岸各國的交通大道。各地不同的生產物可藉地中海航運互相交換。歐洲文化經過城市國家這一階段，希克思認為是東方和西方歷史分歧的主要關鍵。亞洲的自然環境遠不如地中海之有利於商業發展。就中國來說，她的沿海在現代交通工具發達以前，長時期都是貿易的嚴重障礙。印度沿岸又缺乏港澳。即使東南亞一帶，海上貿易自古不絕，然而和地中海比較起來，貿易機會既比較少，航行也較困難。

商業興起，貨幣也跟着出現。在希臘時代貨幣的使用不但進展到金屬貨幣，而且有名目鑄幣 (token coins) 的流通，希臘城市因此可說已成為完全的貨幣經濟 (the monetized economy)。但是，儘管城市經濟商業化，它們周圍的廣大地區卻依然處於半商業化或未商業化的狀態。換言之，城市經濟及其周圍仍隔着一條明顯的藩籬。這個藩籬，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被拆除。依照希克思的看法，商業經濟的中期根本上是市場經濟往各地區及各經濟部門擴張深入的時期。在金融方面，不但貨幣的使用日益普及，而且有信用借貸制度的演進。特別是銀行的設立，對商業經濟的發展起了莫大的推動力。在財政方面，政府通過貨幣供應量的操縱，對於經濟的控制力增大。在農業方面，以往的領主與農民制 (the lord and peasant system)，在勞力充沛的情形下，漸演變為地主與佃農制。在勞力缺乏的情況下，則朝着直接耕作制 (the direct farming system) 發展——或由農業經營者僱勞工耕種，或農民獨立耕作 (free peasantry)。在勞力市場方面，以往的奴隸買

賣隨着商業經濟的發展而過渡到自由勞力的買賣。

工業革命的發生把商業經濟推進現代階段(the modern phase)。現代工業與以往工業最不同的地方是前者需要巨額固定資本(fixed capital)，所以資本供給的充分與否與工業發展有極重要關係。希克思認為支票的使用，銀行有創造信用的能力；還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創立，大大地擴張了資本市場；企業界因而得以籌措大量資金，以供投資。除了資本供給的因素以外，他又指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物理學，為工業發展奠定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知識基礎。換言之，科學與技術的進展到十八世紀後半已到達一種境地，使得各種機械的發明成為可能。英國工業化之後，美、德、法、日、俄諸國步其後塵，世界其他各國也想迎頭趕上，所以商業經濟的現期可以說是工業化的擴張時期。

著者從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條理清晰，見解也多獨到之處，值得治社會經濟史者一讀。筆者淺陋，除粗枝大葉介紹以外，今就管見所及，提供數點、以就教於高明。首先，關於非市場經濟的兩個極端類型，希克思認為統裁經濟是由習慣經濟遭遇嚴重危機改組而成。筆者覺得未必習慣經濟在先，統裁經濟在後。統裁經濟，歷久成習，而演成習慣經濟，不是也有同樣可能性嗎？第二，著者觀察對象限於歐洲，他的理論自難適用於東方各國。例如，他強調地中海地理環境的優越，對於希臘經濟的有利影響。然而，約畧同時期的我國先秦時代，商業發達當不亞於希臘。當時的洛陽、臨菑等城商業繁盛，恐非希臘城市所可匹敵（例如，臨菑有七萬戶，人口當不下三、四十萬）。其次，當文官制度建立的時候，我國經濟已遠遠超越非市場經濟的階段。把傳統官僚制度作為非市場經濟的一個混合類型，在歐洲已難吻合，和我國歷史情況相較，更屬不符。

王業鍵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